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誠齋集卷七十二

宋 楊萬里 撰

記

龍伯高祠堂記

零陵龍丕卿東漢太守伯高之遠裔也其父光隱於藝以游諸公間侍郎胡公伯明父甚愛之贈之言謂其能遵乃祖伯高之戒光嘗有意作堂以祠伯高至丕卿乃

克有就謁予記之伯高諱述京兆人建武中為山都長以馬援之書有敦厚稱是以有零陵之拜堯卿云相傳伯高葬於成市而子孫因家焉證諸陶岳之記良然問其世次則譜牒亡矣問以伯高之遺事所對如史問此邦之長老以伯高之政則皆不能言矣曰此吾郡賢太守也夫自建武至於今幾年矣莫詳伯高之事宜也就使能言可據依耶然知與不知皆曰賢則其政非有以得乎民當不如是其久且深也而史逸之惜也不謂之

不幸也哉然猶得因伏波之書而問之也豈無若伯高之僅傳者耶豈無遂不傳者耶嗟乎世之君子儲重寶爭市腴田大第以為子孫謀者充然自以為固蔕也未徒蔭而向之充然者王承福為之憫然矣而龍氏之居零陵至於配湘流而無窮豈充然者之智不若龍氏歟抑亦繫其人之賢否歟不然權勢者必爭而僻遠者不競故難守而易失歟先是伯高未有祠德施於民於禮當從祀堯卿既倡郡民作堂民爭先焉事固有古於晦

而今於白者矣士君子之所立以己之所自信而使人之必信其不難乎哉其年其月日堂成予既為之記復繫以詩使歌以祀焉其詞曰愚溪之委兮瀟水之末流有蕭其山兮道大路之石㼘玉立萬碧光鮮兮造昭回而脩脩居者勿翦兮過者式東京使君兮恵我以嘉德旄倪俯僂以明祀兮謂使君即吾翁此邦孰非翁之子孫兮不寧唯諸龍荷杯兮桂酒手舞康年兮為翁壽颯然精靈兮翁来歸何以俟司守兮光風泛芙蓉之

旂

王立齋記

零陵法曹廳事之前踰街不十步有竹林焉美秀而茂予甚愛之欲不問主人而觀者屢矣輒不果或曰此地所謂美秀而茂者非謂有美竹之謂也有良士之謂也予聞之喜且疑竹之愛士之得天下孰不喜也獨予乎哉然予宦游於此幾年矣其人士不盡識也而其良者獨不盡識乎予欲不疑而不得也今年春二月四日代

者將至避正堂以出假屋以居得之蓋竹林之前之齋舍也主人來見唐其姓德明其字日與之語於是乎喜與前日同而疑與前日異其為人莊靜而端直非有聞於道其學能爾乎有士如此而予也居久而識之斯誰之過也以其耳目之所及而遂以為無不及予之過獨失士也歟哉德明迨暇與予登其竹後之一齋不下萬竹頎而樂之笑謂德明曰此非所謂抗節玉立者耶因以玉立名之而遂言曰世言無知者必曰草木今語人

曰汝草木也則䘮然而不悦此竹也所謂草木也非也然則其任則草木也其徳則非草木也不為雨露而欣不為霜雪而悲非以其有立故耶世之君子孰不曰我有立也我能臨大事而不動我能遇大難而不變然視其步武而徐數之小利不能不趨小害不能不逌悶之則曰小節不足立也我將待其大者焉其人則不愧也而草木不為之愧乎徳明負其有深藏而不市遇朋友有過面折之退無一言平居奮然有憤世嫉邪之心其

所立莫量也吾既觀竹夜歸顧謂德明曰後有登斯齋者為我問曰人觀竹耶竹觀人耶隆興元年廬陵楊萬里記

景延樓記

予嘗夜泊小舟於峽水之口左右後先之舟非吴之估則楚之羁也大者宦游之樓船而小者漁子之釣艇也岸有市焉予躡芒屨策瘦藤以上望而樂之葢水自吉水之同川入峽峽之兩崖對立如削山一重一掩而水

一縱一橫石與舟相仇而舟與水相諜舟人目與手不相計則殆矣下視皆深潭激灘黙而幽幽白而濺濺過者如經灧澦焉峽之名豈以其似耶至是則江之深者淺石之悍者夸山之隘者廓而地之絶者一顧數百里不隔矣時秋雨初霽月出江之東沿而望則古巴丘之邑墟也而靚則玉笥之諸峯也泝而顧則予所經之峽也市之下有棟宇相鮮若臺若亭者時苦氣寒甚予不暇問因誦山谷先生休亭賦登舟至今坐而想之猶往

來其中也隆興甲申二月二十七日予故人月堂僧祖先來謁予曰清江有譚氏者既富而願學作樓於峽水之濱以納江山之勝以待四方之江行而陸憩者樓成乞名於故參政董公公取鮑明遠淩烟銘之辭而揭以景延公之意欲屬予記之而未及也願畢公之志以假譚氏光予曰斯樓非予疇昔之所見而未暇問者耶曰然予曰山水之樂易得而不易得不易得而易得者也樂者不得得者不樂貪者不與廉者不奪也故人與山

水兩相求而不相遭庾元規謝太傅李太白華非一丘一壑之人耶然獨得竟其樂哉山居水宅者厭高寒而病寂寞欲脱去而不得也彼貪而此之廉也彼與而此之奪也宜也宜而否何也今譚氏之得山水山水之遭手抑譚氏之遭手為我問馬祖先曰是足以記矣乃書以遺之譚氏兄弟二人長曰雁字彦濟次曰發字彦祥有母老矣其家清江祖先云楊某記

一經堂記

吾友劉彦純以書抵予曰永新譚君微仲者翩翩衣冠之佳子弟也自微仲之祖致政公以明經諧太常晚以特恩得官其叔父朝奉公年甚少第上第垂及光顯矣而年不待朝奉公有子曰明仲今主袁之宜春簿微仲者朝奉公之猶子而明仲之從兄也力學而未有遭作堂叢書以教其子四人取之韋氏而命之曰一經介吾書以乞予言予於是歎曰遠哉其志也譚氏其興乎為子計者不可守不為也世之君子門戶失守而後以貲

貲又失守而後以田田又失守而後以書蓋門戶有寒有炎而田與貲有去來逐之莫去捐之莫取者書也三失而一不失者也是故守家者莫固於書然予嘗見好書者以某書矜曰此某相之家藏也又以某書矜曰此某從官之藏也予視其識象則果非好書者之故物也亦非某相某從官之故物也自好書者之身逆而數之率一書三易人然則書又未可恃也書蓋有可恃者矣不家於藏而身於藏則幾矣今致政公傳之朝奉公朝

奉公傳之微仲微仲傳之其子其書四世而不去如譚氏者鮮乎哉微仲子皆能讀書為文章譚氏其果興乎故老相傳義山禾水之秀氣當出相者三其信然耶是氣也沉而不昇黯而不光者幾年矣譚氏之居吾聞義山在其上禾水在其下當能俟之彥純益因以告予也戊申三月既望記

懷種堂記

乾道四年樞密劉公既登用善類復聚國勢大競天下

仰目指期中興而公孤忠崇崛不少斲剗疾視嬖邪畢力擊排既牢不可動則嘆曰道行則吾止道止則吾行是不可並乃以大資政作藩隆興至則旁搜民瘼孰為疽根弗彌弗薅我則滌除俾罔後灾首得奉新縣三鄉寓稅之弊欣然上聞其明年符下轉運悉蠲除之為三十五萬錢有奇為米若干為帛若干命下而公已遷荆州牧矣於是三鄉昔無田而有稅者今無其所有昔有鄉而無民者今有其所無又明年五月予來令奉新三

鄉之民相率作堂畫公像於中間以致瞻竚之敬十一月某日堂成予移官成均將行邑之士王某者率三鄉之民來請名且記予不得辭名堂以懐種種言徳懐言民也於是民皆嘆曰微公之恩吾其不首丘矣予曰此非公之恩也於是民皆不恱予重告曰爾不見前古之君乎聞興民之害則勇於敢聞除民之害則勇於不敢今公之言朝奏而上之命夕應然則此非公之恩也上之恩也於是民始恱予曰亦公之恩也於是民皆大感

予又重告曰爾不見世之君子乎一言而為民百世之害也彼不曰害民也曰利國也國可利也民可害也不可害也而觀民有其害而國不有其利歟然其人猶矜曰吾知忠於國也且夫國之所立其所恃者誰也日夜搖其所恃以忠其主是忠不忠也一言而除民百世之害如公者有不有也然則此又公之恩也於是民始大悅三鄉曰晉城曰新安曰法城門生奉議郎新除國子博士楊某記

竹所記

永嘉吳公叔清曠簡遠望之皎然如雪山倚空落月滿屋梁也趯然如瓊田之鶴阿閣之鸞鳳也蕭然如馭風騎氣飲沆瀣而游汗漫也予頃識之湘中一見定交脫帽痛飲說詩論文俗士往往或疑其異或信其真公叔不知也今年四月予來為邑於新吳公叔實賓贊洪府相見談湘中事予益老且病矣折腰走堦下非其好也公叔復呼酒以盥濯予之泥塗塵沙夜過半月在牖戶

荷風颯然從東湖之東渡水而至公叔與予皆大醉矣公叔起曰吾有竹所子盍為吾記之予曰奚而名也公叔曰子不聞夫王子猷之不問主人徑造竹所乎予曰記之易矣雖然此非公叔事也乃楊子事也楊子將為子猷之徑造矣但未知今之主人與昔之主人何如耳公叔大笑曰王茂弘不云乎元規若來吾便角巾還第庚寅十一月四日記

水月亭記

予既宦游四方二十年自州縣入朝列得與海内英俊游當世之士非所趨殊向所志不同其行者往往一見即定交既交即久要葢山何芳而不擷海何珍而不索也然求如韓子所云明白淳粹如吾友劉君彦純者加少始予之少也貧且拙拙故多不合貧故寡與以與者之寡而不合者之多故無友年二十有一乃始得友吾彦純彦純之為人非今之所謂為人者也其為文非今之所謂為文者也予初得此友亦以為得斯人於吾鄉

則艱乎爾求斯人於天下則奚而艱也今其然矣乎今其不然矣乎不彦純之為見七年矣余遞宿南宫同舍郎皆上馬去雁鶩行亦散隔窓雨雪落修竹間一風北來琤然有聲家僮以彦純書來索水月亭記予慨然不樂覽書危坐獨想忽如登斯亭對斯人則又欣然而獨笑也當予與彦純共學時每清夜讀書倦甚市無人迹則相與登亭掬池水弄霜月自以為吾二人之樂擧天下之樂何以易此樂也雖有語之以今昔離索之悲肯

信不肯信也今何地無水何夕無月而吾二人欲追求昔者登亭之樂則既有不可復得之歎矣抑不知吾二人復相從登斯亭猶如昔者樂否也癸巳月日記

嚴州聚山堂記

嚴陵郡圃新堂落成命曰聚山太守宗丞曹侯取予詩語也堂之經始治中張定叟謂予子盍賦之蓋侯志也詩既往侯遂取以命堂且徵予為記初予官於朝以母老丐補外得符臨漳自龍山登舟舟人忽捩柂回櫂望

潮波之來而逆之突而入焉然後隨波疾行江山開明四顧豁如甚快於予心也舟行之二日自鸕鷀灣歷睿口則兩山耦立而夾馳中通一溪小舟折旋其間行若巷居止若墻面偪阨仄塞使人悶悶又一日宿烏石灘下曉起而望則溪之外有地地之外有埜埜之外有峰峯之外有山雖不若向之開明豁如者然北山刺天若倚畫屏南山隔水若來衆賓玉泉若几研而九峯若芝蘭玉樹也於是予之快者復而悶悶者去矣予以呼家

僮未來假館於曹侯者朞月嘗從侯散策郡圃初登千峯之榭予亦甚快已而降自古堞委蛇東北至夫所謂正已堂者㮣高而趨之庳宇敞而見之隘悶悶然復如在鸕鶿灣胥口舟中時也侯曰是中有佳處我初得之將因其材易其地以為新堂子豈識之予未應且行且顧舉武不百至壞垣所偶跂而望則向之若倚畫屏者倚乎此若來衆賓者賓乎此若几研若芝蘭玉樹者畢集乎此予欣然曰漢武帝不云乎公等安在何相見之

晚也侯之所謂佳處者此其是耶非乎侯大笑曰得之矣堂成予行因書其說年月日記

春雨亭記

宣溪王邦乂既葬其父主簿於其山作亭於前春秋率其子弟展省竣事則休焉諉其友蕭如塤問名於予且記焉予命之以春雨之亭而告之曰吾聞之春雨潤木自葉流根物以本滋苗亦以苗滋本今則不然本乎貴者不加約苗乎貴者不加周富貴利達之得未始尤其

窮富貴利達之不得未始不尤其先不惟尤之也以其先及其山以其山及其骨曰某丘某水莫之利也於是一墓有一易者焉有再易者焉有三四易者焉有五六易者焉一易可以已矣贛陽之巫曰兹丘不告身之似也九品之官焉得出於而家宜陽之巫曰兹丘不賜墩之似也一品之官焉得出而家是數巫者探吾民子孫之心而艷諸利其孰從而破之其勢不五六易不厭也不惟民也惟士亦然抑不思告身也賜墩也之二物克

舜三代之時有乎爾無有乎爾之二丘堯舜三代之時有乎爾無有乎爾其有也將先物而後丘乎將先丘而後物乎成周之有官君子其先之葬也皆覬夫所謂告身之丘乎皋夔稷契其先之葬也皆覬夫所謂賜墩之丘乎物與丘之有無古之事不足校也墓與骨之震動暴露今之人不足愴也王氏子孫皆劬於學而好修自業之澤是在王氏子孫乎是在簿公之墓乎願以此為記

霽月樓記

余頃官於朝得予叔祖彦通書諉余以名石井張氏之樓且為之記予以未嘗至石井未登斯樓莫知所以名之者乃復書彦通訊以斯樓何宜彦通又以書云暄涼靡不宜而尤於秋宜風物靡不宜而尤與月宜朝暮晦明靡不宜而尤與霽宜余乃大書霽月樓三字以遺之未暇作記也余嘗觀詩家者流多喜談霽月余以為萬象皆有新故無新故者月也故曰霽月焉及予為博士

於奉常時秋且半吏白余當祀壽星余與少卿蜀人黄仲秉齋宿於西湖南山之淨慈禪寺是夕雨作松竹與荷葉終夜有聲騷騷也五鼓夙興登壇將事則天宇如水月色如洗殆不數人間有也葢詩家之談尤信張君克剛喜賓客且博延名士以才其子弟斯樓又勝絶予安得月前霽後御風往觀焉先作此記庶幾與斯樓有一日雅也年月日某記

宜雪軒記

東江劉元渤語其友周直夫曰吾於世味未嘗升其堂嚌其胾也人馳而我止我所佪人所向也顧獨有所癖昔子猷癖於竹靈均癖於蘭和靖癖於梅吾皆兼此而有之若病膏肓若嗜土炭未易瘳也吾既聚三物而羣植之又開軒以臨之子盍有以名吾軒且謁之誠齋以記吾所以記直夫未有以對也退而訪予於南溪之上相與道元渤語欲取王元之竹樓記之詞名軒以宜雪予曰子得之矣萬物莫不病乎雪也不病乎雪者梅歟

竹歟蘭歟豈惟不病之亦復宜之而梅得雪而後潔白者有朋惟蘭與竹得雪而後青蒼者無朋今也相與會處於劉子軒窓之前並驅於歲寒風雪之會相友以道相摩以義掩之而色愈明凜之而氣愈清椎之而節愈貞者也予嘗試評是三物矣殆有似夫君子葢身幽而名白似鄭子貞鑑中而鍊外似嚴子陵羣洿而孤清似伯夷叔齊云元渤名渭喜客而樂教子士之賢者多從之游視其癖則知其人矣其子林學而有文嘗薦名禮

部年月日記

誠齋集卷七十二

謹案卷六十九第十五頁前六行而實務宿弊有未察也原本實訛寶今改

第二十頁前二行欲其均也原本欲訛故據別本改

第三十二頁後八行君不祭肺原本肺訛祀據禮記改

卷七十第四頁前一行冒瀆聰聞原本聰訛所據別本改

第五頁前一行徐之著按之著别本作文若下同

第十二頁前六行得蘇門父子治亂之學原本學訛予今改

卷七十一第七頁後五行無于奚之功而示褒原本于訛予据别本改

卷七十二第二頁前一行然猶因伏波之書而問之也原本然猶訛無有据别本改

第二頁後五行居者勿翦兮原本翦訛肅据别本

改

第二頁後六行謂使君即吾翁原本君字下衍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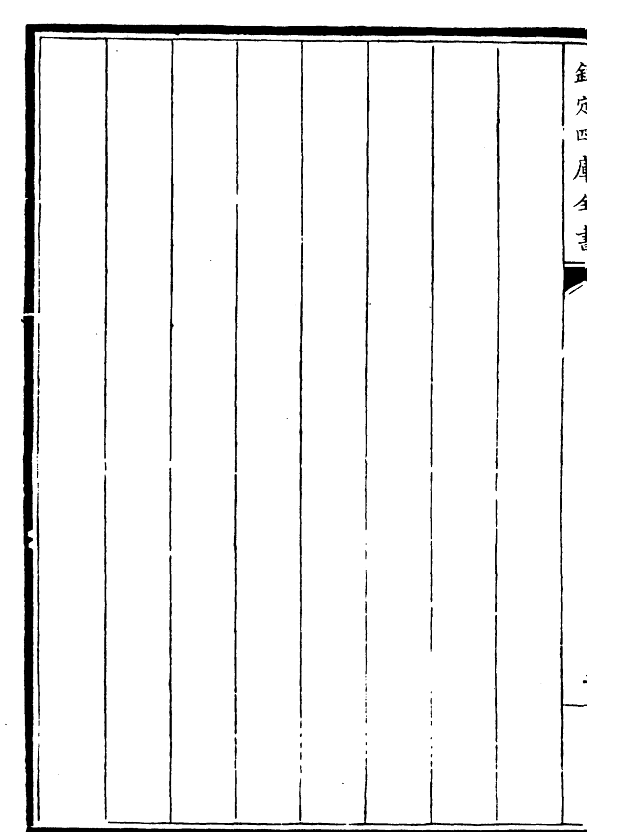
惠二字据別本删

第四頁後五行非吳之佑即楚之羈也原本吳訛

楚据別本改

第十四頁前七行是在簿公之墓乎原本公訛令

据別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墉
謄錄監生臣章浴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誠齋集卷七十三至五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儁



誠齋集卷七十三

宋 楊萬里 撰

記

石泉寺經藏記

下泳蕭民望甚賢而喜士尤嗜蓄書發粟散廪而饔飧六經捐金抵璧而珠玉百氏每鬻書者持一書至必倍其估以取之不可則三之又不可則五之必取乃已蓄

之多而不厭老而不衰也以故其子弟皆好學不惟其子弟其鄉人皆好學士之自安福而南者走百里必曰我將見民望自永新而北者走百里亦曰我將見民望予少之時常從先君至其家每念之則前清溪後平林脩竹在左古松在右尚了了予目中也今年友人彭仲莊來民望寄聲於予且曰我舊嗜蓄儒書今頗嗜蓄佛書新作一經藏於石泉寺以貯之將與學佛者共之子其為我記焉予不知佛書且不解福田利益事也所知

者儒書耳夫道性之而至聲之而書書乎讀至乎悟則書之為我我為書矣不然庋之而置散焉書則書矣我何與哉今民望之蓄佛書以待釋子釋子曰我之輪一周則我之誦一周矣果何是事者異也無之而言為者窮也誦不以口而以輪者惰也蓄不以心而以藏者棄也民望其為我問之年月日記

長慶寺十八羅漢記

大種長慶寺在廬陵郡城之北四十里而遙右背碧岑

前左紺溪水木曲茂望之蔚然也舊有十八羅漢像益拙工為之儀觀俗下神氣昏頓類道旁叢祠中捧土揭木之為者豈有世外巖下之姿遺物出塵之意哉里中之士有羅長吉者顧瞻不怡捐重幣聘良工改作之經佑者四人淵默者四人納納者一人杖植者二人或揮麈欲談或長眉曳地或佛齒在手或清水挈瓶翫爐者其意遠㨐龍虎者其色暇所謂世外巖下之姿遺物出塵之意其庶幾不遠吾聞是十八人者西方之悍人也

其末見佛也若吾子路未見夫子也由今視之所就乃爾然則人果可以無學乎由之瑟固非彼所操也然為此而不為彼者所見者異人也使之彼乎岀此乎入庸知其不由繳以寂廢動以躬廢物視其貌肖其學也施之於世則濩落矣然是十八人者漠然無牽超然無麗世味不能誘其中人憂不能冦其崖而況車服可得而維刀鋸可得而加也哉長吉名惠迪其二弟早世而諸孤不孤者有長吉之賢字壽之也樂善而喜士里中莫

吾長吉之似者

怡齋記

乾道丙戌之冬予自廬陵抵長沙謁樂齋先生侍講張公公館予於其居之南軒是時積雨未霽一夕湖風動地吹北雪踰洞庭被長沙城中予生長南方未嘗十月雪之為見見十月雪自長沙始也予既羈旅倦且寒甚豈不欲一見親舊然僵卧南軒之東牕足未出門而心已入門矣既而吳伯承聞予至夜與祁曾仲來見詰朝

侯彥周又與予里之士劉炳先兄弟來見人事始擾擾
矣炳先一日約予欲彥周過其家予嘉炳先兄弟之好
學而又雍睦怡怡如也索筆爲記書其楣間曰怡齋炳
先求予記之予以行不間辭未能也後九年炳先試南
宮過廬陵炳先不知予在予亦不知炳先過矣又三季
友人周直夫歸自長沙炳先遺予書曰頃失一見甚恨
且促迫怡齋記予得書喜甚問訊長沙故人則彥周曾
仲伯承皆死久矣當時南軒之集惟侍講與予與炳先

兄弟四人在爾今侍講官八桂予居廬陵炳先兄弟在長沙交游之存亡離合其使予悲也予老矣侍講亦年過四十炳先兄弟其尚少也乎其亦似予也乎炳先名孝祖弟繼先名述祖吾州安福人也徙長沙今五世云淳熙三年月日記

無盡藏堂記

永新縣東郭外右十里曰横江張司理德堅居之近無邑喧遠不林荒乃築山園以郭萬象剗壤為沚實以芙

藁布礫為逕夾以海棠為亭為軒以憩以臨園成與吾友劉景明遊焉德堅若不滿意者頷曰是非不佳然人為非天造也乃與景明竹杖芒履循海棠徑北行百許步至禾江之渚德堅却立曰止吾得佳處矣葢江水西來淼然若從天流出至是分為兩中躍出一洲如橫綠琴㖸昂尻庳美竹異樹不蓺而蔚水流乎洲之南北崖若裂碧玉釵股勢若競鶩聲若相應若將胥命而會於洲之下覽觀未竟雲起禾山意欲急雨有風東來吹而

散之不見膚寸義山之背忽白光燭天若有推挽一玉盤疾馳而上山之顛者益月已出矣景明賀曰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東坡嘗為造物守是藏矣自坡仙去夜半有力者竊藏以逃嘗試與子追亡收逋而貯儲於斯乎德堅乃作堂於其處而題曰無盡藏云年月日記

宜州新豫章先生祠堂記

予去年十月致書桂林伯侍講張公今乃得報且諉予曰宜州太守韓侯壁直諒士也初抵官下他皆未遑首新山谷先生祠堂葢山谷之貶宜州崇寧甲申也館於城之戍樓曰小南門者明年乙酉卒焉後人哀之即其地廟祀之于湖張安國大書豫章先生四字以揭之然居向湫隘屋廬壞隤俎不成列拜靡厝躬今侯戾止顧瞻而矉爰出其闉距城不遐得地洵盱湖光前陳曠野洞開諸峯崛奇駿奔來庭立屋六楹以妥神居刻木肖像是

祀是亭俯湖為閣於登於臨湖山清空雲煙高寒神則降集人士奮豫既成來求閣名若記栻既以清風名閣実子學詩山谷者微子莫宜記之予執書嘆曰予聞山谷之始至宜州也有叱某氏館之太守抵之罪有浮屠某氏館之又抵之罪有逆旅某氏館之又抵之罪館於戍樓蓋圄之也卒於所館蓋𨈆之寒之也先生之貶得罪於時宰也亦得罪於太守乎鹿之肉人之食君子之殘小人之資也孰使先生之所挾足以撄小人之資也

哉夫豈不得罪於太守也先生得罪於太守則太守不
得罪於時宰実豈為不得罪也又將取榮馬由今視之
其取榮於當時者幾何而先生饑寒窮死之地今乃為
騷人文士佇瞻鑽仰之場來者思去者懐而所謂太守
者猶有臭焉則君子之於小人患不得罪耳得罪奚患
哉今韓侯之賢乃能社先生而稷之惜也先生之前乎
韓侯也先生之没侯猶敬之如此使其生也遇侯而燠
休之則主賓之賢牽聯俱傳也惜也韓侯之後乎先生

也然士或同室而睽或異世而逢苟逢矣前後奚足校哉先生之祠要自韓侯始則侯之傳決也而又得侍講張公名其閣其傳亦決也因書其說寄侍講以遺韓公云淳熙五年三月二十四日廬陵楊某記

興崇院經藏記

安福縣南出為十里者七地曰烏村有寺歸然者興崇院也作於治平丙午至宣和甲辰而火釋守通者再作之至建炎庚戌又火釋延贇與惠崇者又作之殿有延

庖湢畢葺至今其徒得以安安而居繼繼而不絶者二釋力也釋海璿今居之璿良於醫得錢無所用獨用之於其師之教所宜為者宫廬之敧傾佛像之漫漶既葺既考既祓既藻則與其徒藴賢淮計曰有寺百年而無一卷非不耒而農不書而士乎蔬其腹衲其軀焉而已矣吾徒藉弟令自竊自懵靡覗靡悔其若後之敏惠秀辯求心問性者何於是傾槖之羸勸里之俠得錢如干藴賢乃杖竹屨草風餤露寐走二千里至福唐市經於

開元寺以歸為卷者五千四十有八為匭者數十百承以耦輪幬以崇殿金碧煒煌丹漆可鑑龍光神威森然欲動鼓舞毗庶罔不尊禮教所應有彪列明備璿因文士劉崇芝及吾外弟周世通來求予文以紀其成予曰彼於其師之經所謂五千四十八卷者匭之矣能如士之於書皆誦之否能誦之矣抑能如士之於書皆通之否世通曰釋之不如士固也抑不寧唯是釋能以無經為怍固不如士之以書而入官以官而捐書釋能捐貲

以市經固不如士之以身而殉貨以貨而殉色釋能辛勤千里而求經固不如士之重趼以附炎奔命以死權予無以詰因併書其語葢殿成於淳熙戊戌之冬輪藏成於己亥之春皆出於璿力士於賢與淮云是歲十月三日楊某記

愛敎堂記

富川鄒虞卿豊其室而歎其心曷歎其心也欲淑其子而未有造也其子葢亦競爽其長如嘉禾馬既條既葉

蔚如其茂也其幼如穉苗焉既露既雨雜如其秀也虞卿作一堂藏書於閒歲聘良師以淑其子問名於艮齋先生謝昌國昌國命以愛教虞卿又介予弟延徽謁予文以記其堂以範其子則諗之曰有子而教之非愛之夫抑今之教子者非古之教子者也學云學云古也仕云仕云古乎哉今之教子而舍曰仕云仕云者希矣曰子乎仕親乎光也人固有卿士其位者問其位則是問其人則非斯謂之光其親矣乎人固有不卿士其位者

問其位則非問其人則是斯不謂之光其親矣乎楮有璜者其室輝家有良者其庭燧夫果侯於外乎哉今使二三子充其學以淑其躬納其躬於聖賢君子之域而出其躬於公卿大夫之塗其為虞卿光者猶在也納其躬於公卿大夫之塗而出其躬於聖賢君子之域其亦光乎否也然則為二三子者學云學云乎爾仕云仕云也歟哉虞卿名時舉年月日記

王氏慶衍堂記

淳熙三祀惟光堯太皇天壽千萬有開七秩是將咸義黄登堯姒天齊日昇復無無極自商三宗周文武而下藐乎無以頌為也聖天子穆然謂兹盛徳事曠不前聞用張閎休赫厥誕章奉觴介壽峻極鴻號對越大紫昭天同符親親老老流貤厥慶溥將有截以章表不匱之孝臣孚有母其氏厥齡若干僉曰應書論封如章紫誥鸞迴玉軸山輝華鎮揄狄命服斯皇邑里趨讙來賀塞門於是宣溪之人始知王氏有子実臣孚乃作新堂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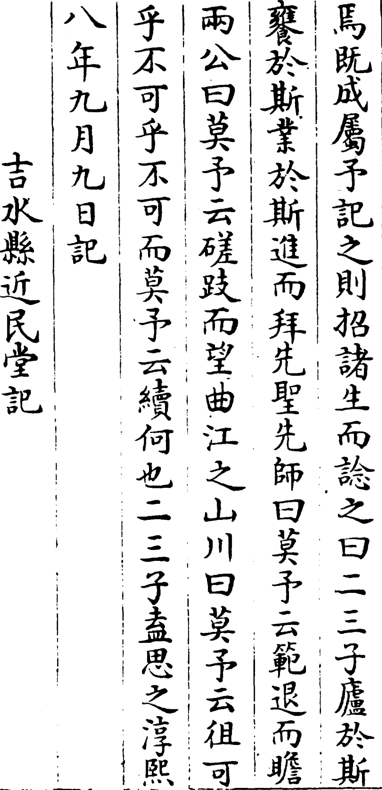
侈君賜以怡親顔以詒孫子取絲綸之辭榜以慶衍既
落成屬某記之竊唯孚安遠主簿季安之仲子也未更
事而孤其母夫人著簪葛制雪韲氷飲夙宵漣如憂子
無立孚念父所付感母已憂我將何修以懌母懷則致
身書林菑畬典墳膳服禮言將擷其根不寧其葩淑其
心不寧其喙凡當世鉅人長德是惟不閩必輕千里師
之茹之居無幾何厥聞播敷談者許可至是天澤滂流
用光厥親是不特書罔克用勸則摛張厥初刻石堂上

淳熙七年正月日記

韶州州學兩公祠堂記

人物粤産古不多見見必奇傑也故張文獻公一出而曲江名天下至本朝余襄公繼之兩公相望揭日月引星辰粤産亦盛矣蓋自唐以後於今五百有餘歲粤産二人而止耳則亦希矣然二代各一人而二人同一州又何富也世世謂以文取人抑末也兩公俱以文學進以名節顯以文取人不可也以文廢人可乎兩公立朝忠

言大節多矣而諫用牛仙客安太子英誅安禄山留范
希文排張堯佐此尤治亂之所先者也三言不用而二
言用天寶之數慶歴之隆豈適然哉雖然文獻相唐而
襄公未及大用或以是為襄公憾吾獨不然聖賢君子
之於斯世顧道之行與否耳相與否奚顧哉兩公者道
行則宋隆道不行則唐數然則兩公之於斯世孰遇孰
不遇乎後之有為之主有志之士能知兩公遇不遇之
說諏諸往度諸來必有超然悟慨然歎者矣郡博士廖



君德明庀職數月謂兩公廟祀而不於庠序非所以風厲學者也謁於太守徐侯璉守丞李君文伯而作堂祠焉既成屬予記之則招諸生而諗之曰二三子廬於斯饗於斯業於斯進而拜先聖先師曰莫予云範退而瞻兩公曰莫予云磋跂而望曲江之山川曰莫予云徂可乎不可乎不可而莫予云續何也二三子盍思之淳熙八年九月九日記

吉水縣近民堂記

大江之西督府外為州者十吉為大吉之為縣者八吉水為大都鄙之衰室廬之夥名數之籍粟米薾絲之征視七邑兼之矣其宰必秩高必才裕不然不惟上之人不以畀其人亦不敢自畀而新書之制其高第不為御史必為六院其不輕而重昭昭也邑之大選之艱用之峻而士大夫顧曰毋為吉水吉水不可為其信然耶清江某人江西彥士也文行之懿名實之孚卓如也謁吏部得吉水或惎之曰毋庸往其人笑不答既佩印綬欣

然曰上至於吾夫子亦屑於為邑邑不足行道於何行道則勤已以佚民瘽已以腴民朝之食午乃暇夕之寐丙乃即簡爰書緩垂令屬年不登惻怛勸分大家悦隨若已之饑細民如歸忘歳之儉邑之地庳且瀕大江三日之霖民憂為魚辛丑五月雨下如澍晝夜無止其人蟁以默禱是夕小霽民異其誠邑之士名能文詞如陳杲卿者如徐徹者如王子俊者皆作為詩章以詠歌之既期年政治民懌其人亦安其官縣署之西偏有堂曰

五柳易之曰近民以自勗其志移書謁予請記予喟然曰君之志則善矣君之計其不左乎哉今之為邑有聲者棘則集事而君則否一左也健則稱能而君則否二左也羸則速化而君則否三左也雖然無以左乎彼無以善乎此也年月日某記

沙溪六一先生祠堂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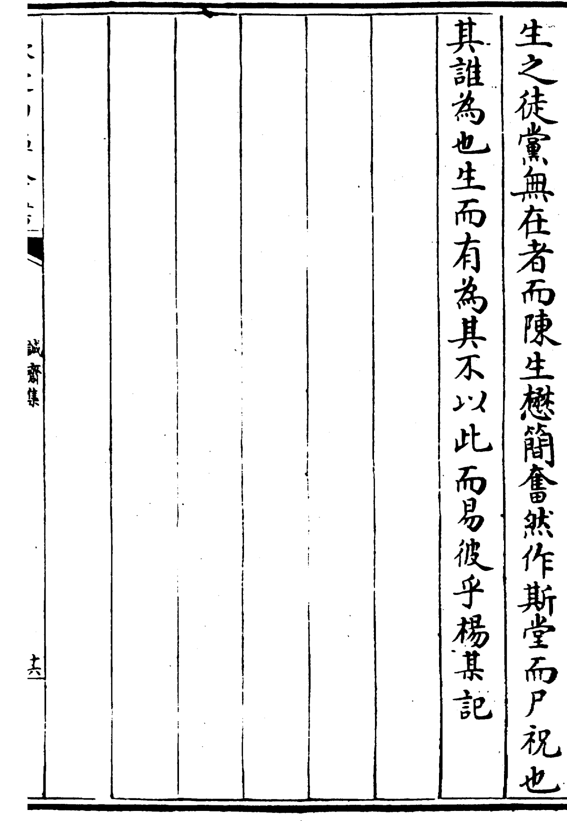
予門人永豐羅椿移書抵予曰吾邑之沙溪六一先生之故鄉也有先生祠堂舊矣其左老子之宮曰西陽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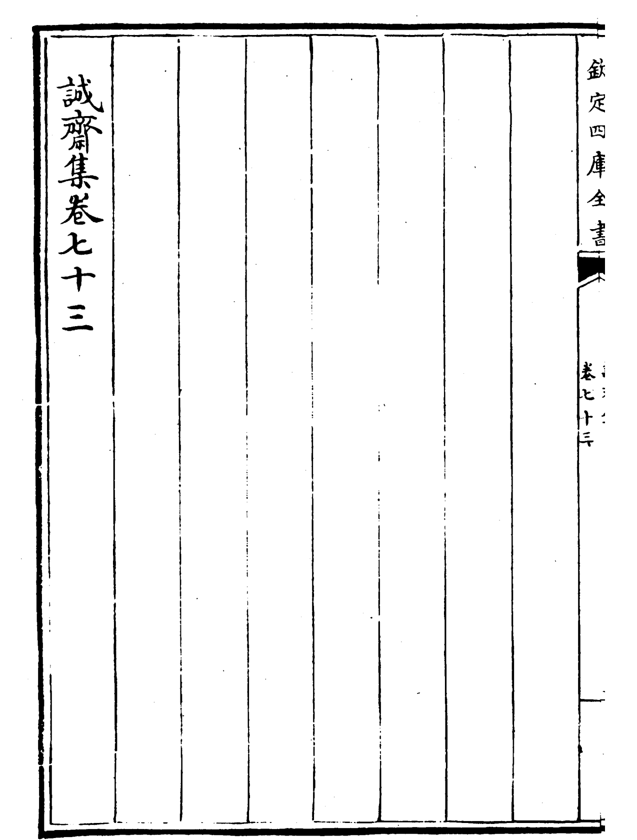
也其前崇公之墓也屋圮予里之士陳懋簡撤而新之其經為尺六十緯稱之為楹三十有六監丞周公必正為大書六字以揭之而未有記之者願介椿以請謁焉

　　其曰是不記不可也蓋自韓退之没斯文絶而不續至先生復作而興之天下之於先生不此之知者否也若夫自唐末五代以來為臣者皆以容悅而事君能以容悅而事君豈不能以容悅而事讐乎忠言直節舉明主於五三以丕變容悅之俗至於慶歷元祐之隆近古未

有天下國家至今賴之亦不知夫作而興之者先生乎自古是非予奪雖聖賢不能齊也及其齊也雖聖賢不能易如三百年之唐而所師尊者惟退之一人本朝二百年矣而所師尊者惟先生一人何其齊哉舉一世而皆然或者以一人而不然然者衆不然者寡未害其為齊也後此千百年其皆如今日乎未可知也至於然者衆而不然者寡則可知也先生可以無憂大抵賢人君子没而見祠者或生而不遇者也先生其道行於時其

學行於天下後世雖不祠之天下獨不知有先生乎生
而無不遇沒而見祠此賢人君子之盛也獨先生之幸
也乎古者鄉先生沒則祭於社非尊夫鄉先生也尊鄉
先生所以儀後之人也若先生者天下後世之師也豈
寧惟廬陵之鄉先生也天下師之而廬陵不祠之可乎
今吾州自郡庠鄉校皆有先生祠堂矣沙溪實先生所
居之里而不祠之可乎予見今世之士其有所舉廢也
或者有為為之也自眉山之蘇豫章之黄相繼淪謝先


生之徒黨無在者而陳生懋簡奮然作斯堂而尸祝也
其誰為也生而有為其不以此而易彼乎楊其記



誠齋集卷七十三

誠齋集卷七十四

宋　楊萬里　撰

記

樞密院官屬題名記

中書樞密曰二府國朝之制也亦因也樞密之屬曰都承旨曰副都承旨曰檢詳曰編修在祖宗時都承旨則曾孝寛韓縝檢詳則王存劉奉世編修則顧臨錢長卿

皆其選也中興損益至今日都承旨檢詳各一員編修二員蓋六十年矣而壁記未立今都承旨李公昌圖乃克為之屬某記焉士之言曰樞屬與宰屬異劇與暇也暇者無事乎爾者樞屬無事乎爾耶無是事無是官有是官斯有是事矣有是事則必事其事事其事則不暇矣曰暇者毋乃不事其事而強諉曰無事乎事其事矣樞屬之職足乎未也等而上之曰使曰副曰知院曰同知曰簽書曰同簽書其號殊其建不並其為長貳均也

建其長又建其貳又建其屬者何上之遺下之裨也下無以裨其上而曰吾惟事其事足也可乎古者工以藝諫蛣𪓔以士師諫工與士師非諫職也然事君之誼有非職者乎無也而樞屬顧曰吾暇無事也否則曰吾事其事足矣否則曰吾裨其上足矣至於事君之誼則曰思不出位又曰不如守官外乎此非吾職也然則古之工與士師過矣豈惟工與士師孟子曰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然則孟子亦過矣其然乎不然吾徒獨

得而不思其職也淳熙十三年五月十有五日記

劉氏旌表門閭記

朝請郎直秘閣權知吉州軍州事臣資言伏奉淳熙二年十二月戊寅朔甲午肆赦制書其一條曰有孝行節義著鄉閭者令長吏以聞當議旌録令安福縣以狀白稱奉議郎知袁州分宜縣謝諤及貢士李燧等一千三百五十三人合詞言曰伏見貢士劉承弼孝友天至文行粹美事親以至孝聞居母喪哀毀柴立父病既死承

弼籲天霣絶願以身代父蹶然而蘇又三十年乃終里人異焉叔父廷圭廷直繼策第太常奉不自給承弼每絶甘分少以助之同産弟永弼既為叔父廷圭後承弼復分以已田承弼受業於雩都知縣劉安世既沒率同學制師服安福縣令王棣丞劉穀死官下卧在地承弼為棺斂丞尤窮空至鬻幼女承弼聞之即庚其直鞠於家及嫁後已女先丞女故相劉沆遠孫有女貧不能歸承弼亦仕之嘗屬年饑道殣相望公私赤立承弼曰勸

分實難請從我始率子弟倒廪振之不受一錢富者子於是翕然化之無復遏糴活者萬數承弼所學殫洽江之西湖之南士子輳集執經問學户外屨滿瓌才雋士小大有就承弼為文有古作者風直寳文閣王佐知吉州喜士承弼贄詩文詣之佐遣某招之則去已遠矣佐太息曰劉承弼不惟能文亦復自重真此邦第一人宣教郎劉清之甞薦江西名士數人於轉運判官劉焞以承弼為首承弼應里選甞再舉於禮部報聞其人孝行

節義宜在旌録誠如制書謹昧死以聞事下禮部禮部尚書臣雄權侍郎臣素員外郎臣端言劉承弼宜旌表門閭制曰可仍令長吏致禮三年九月乙巳下尚書省尚書省下禮部禮部下吉州吉州下安福縣於所居之前立綽楔門夾之以臺臺高十有二尺飾以丹堊蕤以嘉木云淳熙十三年九月戊午記

范公亭記

廣德決曹掾官寺之腓子城之椒負東迤南有亭而小

若黙若奭若倉若哲若翼斯擊若味斯章若袪服巍弁之旋飭者范公亭也公之逸事孫莘老詩之江彦章書之公有遺墨張君朽戒仲刻之趙君亮夫懋德晴亭之圯作而新之圖與書来徵予記之當公伏閤以死爭天下大事雷霆萬鈞不栗不折視大吏能回天却日者蔑如也則為獄掾時抱爰書觝二千石其小大難易何如哉士之言曰我將立朝州縣不足發也立朝矣又曰我將俟其大者遇大事矣又曰業已然或曰如不聽何然

則公之所易士之所難而況公之所難乎予見今之仕者一尉而歸則後車若干乘行者立道傍不敢仰視公止一馬又鶩之步而歸幾何不為今之仕者之笑也懋德乃能仰公之高風訪公之遺跡新此亭以自見其尊之心韙矣抑嘗陰求幕下士有能與懋德爭是非如公者否公固不可復得使公可得抑嘗自視能不為當時之太守慼慼公者否亭之作者否損益云乎哉

通州重修學記

通州固有學今太守監丞周公碩来作藩既拜先聖周視厦屋雨風空穿𣗳桷㝡殘退而深念將欲作新無所取貲忽寤曰四隣束脩之問辭之則禮缺受之則義缺用施之於橫舍其可乃斷乃度乃陶乃斵乃堅乃雘有殿有堂有齋有廊有門有墻有戶有楹有陳有唐於是舍菜孔時齋宿孔修子佩林如誦弦鏘如有茁斯童有野斯塾旁招幽討靡不翔集邦之士民靡不闓懌公移書於予曰子盍記之予復之曰為我謝通州之士公之

厚士亦劬矣士何以報公子聞學者內而不外古也外而不內古乎故齊家而出至於平天下自修身而入至於格物出者止於三而入者極於五內外之詳畧何如哉今有璞玉於此弗琢焉雕焉則大不作圭小不作佩故身不可以不修也琢且雕矣而脉理之不端瑕纇之不瑩則玉人者力倍而器無就故修身在正心理端矣纇瑩矣良工視之曰嘻碈也則碌肖而裏不校故正心在誠意幸而玉也非碈也而主人懵焉莫之識則亦或

毁於埴或捐諸溝而已故誠意在致知又幸而主人有實而能識矣問其所以寳或能言其粗莫能言其精則亦淺之為知矣故致知在格物君子之學蓋如此何謂物其綱有三其端有四其典有五是物也天生烝民之則者非斆究而至之是之謂格學者若能用力乎此則自士而進於賢自賢而跂乎聖潜乎天下國家夫獨待於外乎哉士之報公不在此其將焉在

浩齋記

某所親安福劉彦與以書来曰先君子得伊洛之學於文定胡先生以浩名齋宦游北南清貧没齒竟未克就齋房之一椽其不肖孤得中追惟先志大㦯賈隊以貽前人羞懸鶉捽茹銖積取餘以作新此齋子吾先君子故人也顧記其成以假其孤光先君子尚有知其不銜怨於九京矣某得書攝衣正冠端拜言曰某自少懵學先奉直令求師於安福拜清純先生劉公為師而盧溪王先生及浩齋先生俱以國士知我浩齋又館我每出

而問業於清純入而聽誨於浩齋一日問曰子見河南
夫子書乎曰未也退而求觀之則驚喜頓足曰六經語
孟之後乃有此書乎某今也年六十有三矣師友零落
殆盡道不加脩德不加進不但四十五十無聞而已然
不虛此生者猶以粗有聞於浩齋也彥與能承先志作
此齋先生於是為有後矣是不可不記或曰先生之浩
蓋將天地之塞今齋房乃爾隘耶具曰此已廣矣昔者
先生名齋而未屋也有問之以齋焉在者先生曰吾齋

天地間無所不在因指其書篋曰即吾齋也此已廣矣先生諱廷直字諤卿登紹興乙丑進士第終官左宣教郎知臨江軍新喻縣以奉議郎致其仕淳熙已酉閏月十一日記

高安縣學記

筠之負郛邑曰高安故無學舍惟有附於州學之西廡一小齋房號而已矣今宰陳君公璟作而新之經始於昔歲七月八日落成於今年三月既望爰揭扁牓學子

咸集且樂且咏且有歎於列者曰塗巷尚陋或曰棟宇尚庳或曰廩給尚寠予解之曰二三子學在居處乎果在是兹塗之陋不陋於顔回之巷兹宇之庳不庳於原憲之室兹廩之寠不寠於陳蔡之厄彼聖賢者居之何如哉不然闢以九軌廓以千區餼以萬鍾於二三子之學將益乎否也使二三子開一卷之書於竹牖之下舉目而見堯舜孔顔屬耳而聞金聲玉振潛心而得性與天道家焉而親其親官焉而民其民國焉而君其君塞

則淑諸身亨則淑諸世於環堵乎取之不既充然矣乎雖微學舍可不可也學職吳從周崔本仁孫大成謁予記之為書其説淳熙十六年閏月二十有四日楊某記

梁谿尤袤書

清江謝諤隸

建昌軍麻姑山藏書山房記

余同年何同叔謂予曰里中有名山曰麻姑者山水之勝甲大江之西距建昌郡城十里所山自址距椒稱是道旁古松合抱皆二百年物瀑泉雙流若自天而下有

老子之宫曰仙都者枕山而居隨山之高下為屋或云蔡經之舊宅與王遠麻姑邂逅之地或云仙者葛洪煉丹之所其井故在而顔魯公記之但云山頂有壇相傳麻姑於此得道則前之二説然乎否也未可知也淳熙丁未之春偶至山中為留一月一日藤杖芒屨乘興孤往至宫之西財數武閒見松竹羅植相得為林前對五峰下臨一水欣然會心因喟曰此地獨無喜事者結屋數椽上建小閣用廬山李氏藏書故事作一山房使来

游者登閣覽勝把卷倚欄顧不樂哉自是此意往来於懷雖去山未嘗去山也後一年客裏逢令邦侯江君相語及之江曰當不忘此其冬抵官下後一年郡事畢葺蠹者飭廢者舉後一年乃諏其地踐曩之言立屋六楹後贅一室前作重霤乃閣其上月扉風櫺縹緲飛動若出天半乃斲大木乃架乃櫝經史百氏訪之旁郡是度是物道士李惟實鄧本度相與戮力春孟作之季而落之談者以為山中盛事子盍為余書之俾来游者知賢

太守之文雅二道士之勞勩余曰諾為書其語江君名自任三衢人恬退有守節用愛人不飭厨傳不事要結而獨於此不計費同叔方策第時年最少出拜同年生一坐皆屬之目余與之合而離離而合三十七年矣今乃為國子主簿蓋其孤懷勝韵與山林作緣也厚故身退而詩彌進位下而人彌髙觀山房之舉可以得其槩矣紹熙初元九月日記

郴州仙居轉般倉記

嶺隩惟郴厥土沙礫厥田磽瘠厥氓窶嗇氛厲濁蒸旱暵重仍黔首艱食材官匱餌卬哺於衡堇堇靡贏葢其川流自衡而上厥水益淺厥瀨益險厥土益矗厥龍六六沿若激矢泝若躡磴米舟重遲暫進寸步忽退里所舟至鯉園膠而不前州家於焉廩於玆岸徒旅請粟自此入郛復道山蹊犖确鬣足棘茨留行泥呻擔唏過信乃達人勩費倍險踰於磧估踰於糴猗歟令侯都公曹公至無幾何旁諏博茹郭外十里亭曰仙居瀕江之麋

一葦可杭乃諗州隷我来自東書笈囊衣不償不庸吾以私人挈攜以從官僦之布封識如故盡以名匠三十維艓維庚七楹乃廡其前爰受米粟乃墉其環爰妥斯屋隷奉周旋於陸於川季春是經季夏斯成罔䑺於官罔痡於泯師飫且逸歌舞侯德郴山之石乃礲乃刻尚俾来者是式公字宗臣曰冠其名誰其書之維同年生紹熙初元九月既望具位楊某記

新喻縣新作秀江橋記

秀江橋三大字煥學尚書謝公諤書也橋作於何時屬役於淳熙丁未之冬僝功於己酉之秋也作之者誰縣尹李君景和邑士丁君南隱承奉郎謝君峴也秀江故無橋舟子專波濤以為利過者病之茲役之興也是歲江西大侵詎菜其色提舉常平使者陸公洸以聞詔行振貸公奉詔錯事下二尺木書諗郡若邑旁招鄉里修潔之士志於旼而肎力於公上者董之於是臨江軍新喻縣之士民合詞以告於縣尹曰丁君某可於是縣尹

具書禮及門三請君既至與縣尹言於常平使者曰饑民不加少而廩粟不加多將奚以賙官有不賙之賙則甿受不恵之恵謂宜如范文正公興役於饑歲可乎使者曰諾縣尹及君及謝君屬耆老而告之工正等六百人皆曰諾於是僦甿為工造舟為梁遐邇奔輳運木挽土日千其人刳剡舴艋二十有奇於鏁於石載維載堤橋成沂而望者若鳧鷗之泛清波而將翔也履而過者若烏鵲之梁天漢而不沒也於是甿之枵者果瘠者澤

流者止而往來之濟者視淵爲陵視水爲岸視驚濤爲坦途縣人録其役謁予記之余曰是可書也今人見冬涉者其心惻見春涉者其頮泚然舟子專濟人之役而心不動焉或利之也有司居濟人之位而政不及焉或牽之也士君子旁觀動心而力不至焉或不位焉者也今陸公庸李君李君位焉而莫之牽李君庸丁君謝君丁君謝君不位焉而莫之辭丁君謝君庸饑旴饑旴利焉而莫之怨夫惟饑旴利而舟子始不利夫惟舟子不利

而邦畤始大利然邦畤之利大之難乎抑久之難乎大而不久邦畤之利其不復為舟子之利乎未可知也後之人尚無忽紹熙初元十月二十九日記

真州重建壯觀亭記

儀真游觀登臨之勝處有二發運司之東園北山之壯觀亭是也亭在城之北三里所曰城子山其山截然平陳望之若横洲若長城若偃月岡阜靡迤二十餘里乃迎夫江之怒濤而東送之以入海北走天長盖承平時

兩京故道也亭之東有魏帝臺相傳魏武嘗自將十萬師臨江久不敢渡遂築宮於瓜步山而去亭立北山之椒居高視下江淮表裏皆在目中自城中以望亭中如見高人勝士登山臨水而送歸人也如仰中天之臺縹緲於烟雲之外也自亭中以望江南之羣山如翠麟緑耳競奔爭馳而不可縶也如安期羨門御風呼氣隔水相招而不得親也米元章嘗官發運司追暇則徘徊其上為之賦且大書其扁至建炎庚戌火於索寇再葺至

紹興辛巳又火於索寇雨簾雲棟剪為荒烟埜草垂三十年淮人過者罔不慨歎今太守左侯昌時作藩之數月因艮齋先生謝公過運相與談斯亭訪遺址披榛而上巋然獨存乃誅草茅乃屬工徒為屋三楹為垣百堵前敞以軒後邃以楹肇自淳熙十六年之八月迄来年之正月乃成華不及汰庳不及陋無費於官無厲於民又種萬松以繚其西北又藝桃李梅杏楊柳千本以椒其南谷儀真之民士登而樂之相與謁予記之且曰吾

俟秩滿將歸天朝留之不可非徒奉法循理節用愛人至於侍府庾營溝壘訓兵戍虞疆埸夙夜畢力以整以暇江海盜敓悉縛致麾下姦慝跡熄不敢窺犛年穀薦登倍蓰它境因治之餘復此壯觀州人耄倪再見承平氣象俾過之者得以揖江南之形勝而起騷人之思北望神州而動擊楫枕戈之想則斯亭豈特游觀登臨之勝而已哉顧為特書惠我淮士以詔予無止余曰諾哉紹熙二年四月六日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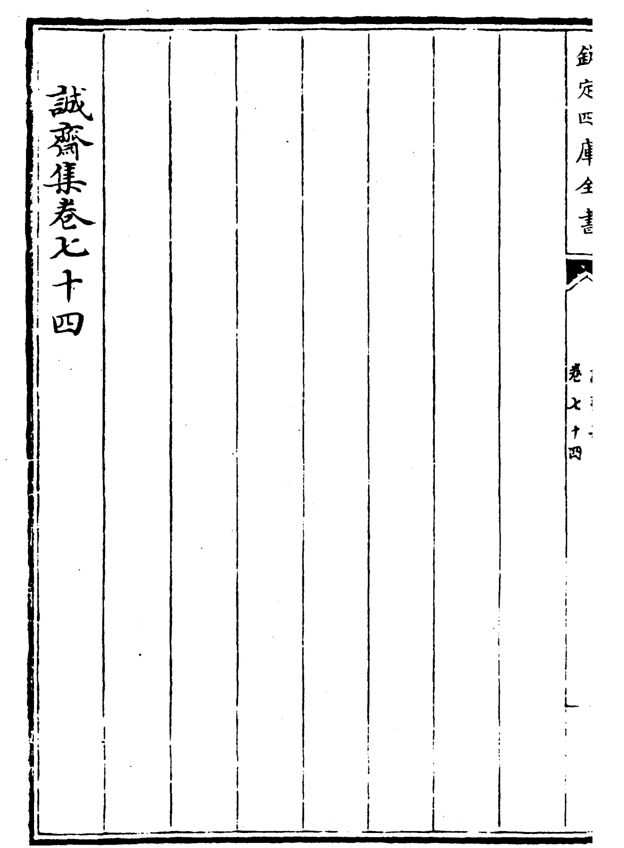
吉州新建六一堂記

廬陵地廣而民衆以故其事亦煩其多士為江右甲朝廷視郡選使其重視姑蘇霅川諸郡云紹熙元年春皇咨於相廬陵調守孰可於是莆陽方侯崧卿以侍從之臣薦聞首當其擇既抵官下之若干月教條既給歲事既登士民既孚迨暇因與賓贊商畧曰是邦六一先生故鄉也而郡治寂無記焉非闕歟捐布三十萬召匠視成官無所預誅茅於郡圃之東三瑞堂之左為堂七楹

踰月而落之名以六一丞相益公聞而賛之曰甚善名堂雖欲易烏得而易於是旁搜先生之遺墨伐石刻之為屋庋之又令永豐尉曹及士子陳其姓者葺先生之先阡以存是邦之故事以回先生之緒風以荅士民之去思移書於某曰子非先生之鄉乎於先生獨無情乎記斯堂子獨得辭其責哉某以書賀侯曰六一堂者昔在潁今在廬陵是非先生之志也乎然在潁之華屋今為荒烟壄草在廬陵之荒烟壄草今為華屋物之廢興

天乎亦人乎先生之賢天下敬之而其鄉里不敬之可乎不可乎當時敬之而後世不敬之可乎不可乎然則鄉里之敬先生後世之敬先生人也非天也葢人者可必者也然問六一之堂其在永豐乎曰否不在永豐其在郡治乎曰否然則敬先生者鄉里反薄而後世反短歟人又不可必也先生之没迨今百有餘歲矣堂之在瀬者化為荒烟埜草矣而斯堂自瀬而歸廬陵何其神也非人也天也雖然使吾邦不逢令侯斯堂其能歸乎

然則天也亦人也既為侯賀又以為先生賀紹熙二年
五月二十六日具位楊某記



誠齋集卷七十四

誠齋集卷七十五

宋 楊萬里 撰

記

建康府新建貢院記

金陵六朝之故國也有孫仲謀宋武文之遺烈故其俗毅且英有王茂洪謝安石之餘風故其士清以邁有鍾山石城之形勝故其地為古今之雄盛有長江秦淮之

天險故其勢扼南北之要衝地大才傑而官府事物獨庳且隘顧可謂稱約是澤宮古以擇士而公卿大夫是之自出而為屋才百其楹歲𨻶月隤至者千人項背駢絫至緯葭為廬架以蒼筤風雨驟至傴僂蔽遮堇全文卷紹熙二年春三衢余公自刑部尚書除煥章閣學士實來居守幕府肇啓一新百為劬躬疚懷於夙於夜仁聲義實允洽旼庶文令武競兵戎載肅靡故不葺靡敝不草孚於九郡水順雪釋一日庠序諸生秦晉等若干

人充庭果以爲請公即命駕率屬往而相攸則見藩拔級夸棟折榱傾廩廩將壓顧謂治中廖君俣曰斯邦斯士而延以斯廬不湫隘否不簡陋否其宜稱否乃撤厥舊乃塗斯新意匠是斷畫堵是度棟宇崇崇柱角奕奕率視舊貫益四之一考官有舍揖讓有堂爰廊兩廡爰拱二掖可案可几可研可席堂之北堧中間以南前後仞墻内外有閑自闈之表緘封之司書寫之官是正之員左次右局不殽不併胥會爲闗啓閉維時職譏何者

於此攸宅凡二百一十有二楹自堂徂庭自庭徂門自門徂㢊皆甓其地士之集者霽則不埃霖則不淖經始於是歲冬十一月八日明年春二月二十三日落之公屬余記其役予諗於諸生曰公之於諸君不薄矣今茲歲當大比諸君来試於斯盍亦軼長江以為泓操三山以為𦋐以寫胷中王謝康濟之長策以答鍾山草堂之英靈毋撓毋諫毋諼毋憮以毋負余公延竚之至意公名端禮字處恭具位廬陵楊某記幷書

泉石膏肓記

紹熙壬子九月十六日予以𤸇疾至自金陵因念平生無他好獨好泉石而故居乃土山安所得石忽鄉友王信臣及其猶子林捜永新恠石以遺予予喜甚曰子犯所謂天賜者亟召匠飣餖為假山友人王才臣見之譏予曰先生居真山而又為假山將誰紿予笑曰予敢紿人聊自紿耳才臣曰有石而無泉非欠歟予偶思去假山三十步而近舊有一泉而堙即命浚焉泉冽以猛因

接筒引之又於假山之前十步之間甃一小方池深尺廣五之泥與泉其深各半植以芙蕖雜以藻荇每疏泉自筒入池中伏之假山之趾仰而出於石罅閉而激之則為機泉噴珠躍玉飛空而上若白金繩馬與假山相高開而達之則為流水其將至也若哽若咽若嗔若叱然後溺然而上決決而流流而入於池其流有文其入有聲頃刻之間通塞萬變觀者四顧莫測所来予因生致小魚善游而喜浮者畜之池二十許尾先子後毋浮

而出也後者不先夫先者若徐行後長者之為者余固
異之其始畏人不浮人至則隱於荷盤荇帶之下去則
顯其後漸與人習圉圉洋洋若與人為戱既而復隱若
恥以身供人之戱者予益異之予間以食食之每食至
必出久之若㬎夫食之餌已者復不出予益異之因命
其泉石之上小軒曰泉石膏肓或曰膏肓之疾醫緩云
不可為後世乃有法可艾也予曰膏肓有法可艾也泉
石膏肓無法可艾也有法可艾予亦不艾也一笑而書

之明年重五玉隆病叟記

不欺堂記

吾友安福彭湛少初重趼觸熱走百有二十里訪予於南溪之上跽而請曰湛同里人士曰槎江朱生知微德全者嘗於先人乎從學湛與之同研席繙書策於今二十年不啻矣德全之為人湛能言之申旦而起丙夜而不寐其志未小也蓋將味詩書之芳潤而不知芻豢之悦口泳仁義之洪瀾而不知江海之沃日獵道德之具

圄而不知雲夢之獲禽其志未小也嘗服膺齋心乎范文正公不欺之言乃取以名其堂敬介湛乞先生一言以記之上何謂而不涉下何濬而不瀆顧紬以為後學惠不寧唯朱生之福抑湛也實與被焉昭昭之不揭昏昏之不發先生其忍以否對曰是學也吾也嘗從事於斯矣始乎謹獨終乎至誠謹獨不盡乎人則至誠不至乎天自八聖兩賢其畀也有器其承也有糸不此乎在其將焉在舍是吾不知所以告矣豈唯吾不知所以告

八聖兩賢亦不知所以告誠齋埜客記

山月亭記

予昨日偶出山間入州府友人王信臣迓予於中路約予過其家觀所謂山月亭者日已旰未遑也詰朝夙興出永豐門西走九曲謁親舊皆寂寂門未啓則反而南謁信臣門啓矣予入坐肩腊有頃信臣攬衣猝猝而出是時風雨昏昏濘淖没膝予語信臣曰今日遂有遺恨鄉也山月寧不遠五十里見我於圖畫之中今也尺有

咫乃隔我於風雨之外信臣曰先生毋恨則前行導予
徑其家繞出屋後折而左度修廡歩穹巘有亭若在天
半掀然孤巉者山月也予且喜且喟曰尚有遺恨已識
王仲祖未見杜弘治所謂雲端臺者焉在信臣指前簷
三十許武石欄崛起堦甃層出者曰此是巳雨小霽欣
然登焉直下百尺壁立如削闤闠數十萬家如在井底
下視膽掉遐矚神曠乃知此亭面勢宅一城高絶之地
無所與二其前峭秀而邃蔚者青原也其左突出而翼

截者東山也其右首下而尻高者拜相山也其下橫厲而皎空者白鷺江水也周覽未既驚風欻起林木叫呼水波怒跳翻倒城市前山皆動諸峰相角清寒入骨不可復立亟歸亭上予益喜且喟曰尚有遺恨今夕無月紹熙四年十月晦誠齋野客記

李氏重修遺經閣記

遺經閣者潭之瀏陽李氏度書之地也重修者李君之傳也閣之趾故在縣之南之傳所居之西偏成於隆興

甲申者之傳乃祖致政君彦從曁乃父德廣也初取鄒魯之諺以名之復為文以記之者蜀人施君淵然少才也旣扁之以三大字復與侍講南軒先生張公數十人賦詩以華其紀者今待制侍講晦菴先生朱公也歷年一終再厄欝攸致政君嘆曰災之攸興不以其近市故耶淳熙丁未一日追暇擕賔親若子孫步自縣南而北至半里所得其地於太湖山之旁幽邃演迤改築有日矣而父祖相繼以逝子之傳旣長刻意嗜學慨祖父之

齋志未攄則又喟曰是閣不建之傳不名為人子為人孫矣則惡衣絶甘圭積黍累匪閣弗思匪閣弗咨匪閣弗為紹熙癸丑始克落之厥北正方厥廬高涼自地視閣巋在天半自閣視地濬在谷底湖䧿三峯吾山相臺排霄爭高摩肩並馳後先低昂互為崛奇一邑之勝無能出其右者牙籤萬軸漆書萬卷是㧞是儲則又喟曰舊記及諸書皆命代無價手作也新記微江西誠齋楊先生莫可於是不遠千里走書介予門人安福劉儼以

謁於予予謂儼曰為我寄聲李氏子孫竹萬箇木千章橘千頭田萬頃粟帛玉金固不禁也世之遺子不以是遺而奚遺今李君致政父子之遺爾子孫不於其貨於其書不既左且異乎雖然不有以左乎彼不有以右乎此不有以異乎今不有以同乎古矣子其為我賀李氏子孫之遺也不寧唯李氏子孫之遺也亦為我賀致政君父子之遺也不寧唯致政君父子之遺也亦為我賀菘閣之遺也致政君名作乂淳熙甲辰遏東朝慶壽恩

授迪功郎致其仕徳廣名曰南之傳字夢符蓋三世以學行有稱於州里云紹熙甲寅閏月五日記

遠明樓記

予淳熙庚子之官五羊道西昌泊跨牛庵據胡床小睡思昏昏也縣尹李公垂簿趙公昌父傳呼而來予攝衣躡履出迎坐未定二君曰先生欲登快閣乎予謝曰幸甚即聮騎疾往是時春欲半凴欄送目一望無際緑楊拂水桃杏夾岸澄江漫流不疾不徐遠山爭出平楚自

獻視山谷登臨之時晚晴落水之景其麗絶過之而公程駿奔不得久留忽忽留兩絶句而去至今有遺恨也後十年予官江東予之倩安福劉介以書来為言西昌隹士陳誠之所居距快閣不逺而距澄江又加不逺然出門則江甚逺蓋闤闠居者百餘室蔽遮其前有啓誠之者曰盍樓其上既潰於成呼酒與二三詩友落之開窓卷簾江光月色飛入几席凄神寒骨便覺貝闕珠宫去人不逺因摘山谷語扁曰逺明顧先生記其説予許

之未暇也予既退休於居誠之挐小舟二百里冒春雨訪予於南溪之上投贈予四六五七皆清峻邁往予讀之驚異外問快閣無恙乎誠之曰江月如故而落木榮白鷗老矣因跽而請曰先生於恂有宿諾願踐言予笑曰嘻吾爲子愳矣昔半山老人嘗與謝公爭墅公去我來應屬我之詩是也又與叚約之爭埭割我鍾山一半青之詩是也今玆以子樓逼快閣非城虎牢之策乎山谷猶有鬼神嘻爭端自此始矣紹熈甲寅四月庚戌誠

齋老人記

吉水縣除屯田租記

予謝病免歸逃虛幽屏一日吉水人士王子俊等四百餘人合詞請於予曰屯田之為吉水病三四百年於兹矣十餘年来病之中又滋病焉蓋自唐宋五代以還吉水之屯田在一郡為加多而其租為已重乾道淳熙間郡白於朝請官鬻之而更為税畝於是租之為斛者二千一百三十四有竒屯田之重租則去矣而上供之常

數自若也淳熙之十五年天台陳君臧孫来長吾邑未及下車亟詣府極論其本末守以其説上之部使者部使者上之地官方是時吉之守王公謙賢也張公叔椿鄭公汝諧相繼為部使者亦賢也地卿趙公彦逾丘公崇葉公翥又賢也故君之請不壅於聞乃紹熙之三年越五月十二日制詔執事其悉蠲之命下日百里之民如瘻起行懽聲丕同升聞於天顧先生詩書以詔罔極以毋忘諸公之賢以永懷聖天子之德予曰諾哉紹熙

四年秋七月十一日記

邵州希濂堂記

余謝病免歸僵卧空山與世不相聞者今三年矣故人邵陽使君潘侯燾獨不我斁遺千里遣騎踵門移書請曰邵故濂溪先生舊治也治平四年先生以永州治中来攝若稽璧記不書爰諏故老皆無在者燾欲求其學道愛人之遺風以範焉而不可得獨潘公興嗣誦其為治精密嚴恕隱然有當於吾心乃即治之西偏因屋之

廨者闢而為堂命曰希濂聽訟於斯讀書於斯退食游息於斯晦庵先生聞之喜曰精密嚴恕四者未有合而言之者也合而言之尤有意味此非近世所謂儒者之政漫漶以干譽者也子於此當深發矣因為壽大書三字扁之堂上惟老先生精微之意微潘公疇能發之微晦庵疇能領之微先生疇宜記之余賀侯曰甚善然亦難言也苟似精謫似密刻似嚴弛似恕而皆非也去其似而非者則得其精微者矣抑侯請大之老先生不云

乎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侯之希濂希其四也盍充其四以上達其三希之大也希其四而已矣希之大乎哉余聞侯之為邵其政簡而悉明而能容惠而民畏大丞相益公倡諸臺以其最上聞矣蓋其治源流有自云紹熙甲寅九月晦誠齋記

譚氏學林堂記

零陵譚氏世儒其業至今郢州郡博士始策上等者世選其名勤之其字也勤之兄之子知言年二十有四嗜

學明經有司以秋試之溢員選試太學知言再在選中嘗築一堂叢書於間絶甘屏葷而以詩禮為膏粱揁綺抵縞而以文史為襟帶去絲遠竹而以簡編為笙鏞問堂名於艮齋先生謝公公大書學林以扁為楣又問學林之説於予則訊之曰此班固之語而黄豫章擲之以諗學者也子嘗觀於高山深林乎嶤嶤乎其陟而彌峻也蔚蔚乎其眺而彌廣也窈窈乎其頤而彌邃也子也入焉將奚乎根柢乎榮華乎曰根柢哉余曰子入學林

亦若是而已矣而其峻也其廣也其邃也又有甚於此者焉有義理之林有文詞之林有聖賢之林有名爵之林由於義理入自聖賢此根柢之林也由於文詞入自名爵此榮華之林也學者亦孰不曰吾將根柢之求而不榮華之求哉然咀義理者其滋淡餐文詞者其味腴蹈聖賢者其塗悠趨名爵者其徑捷子能不誘於腴不厭於淡不勤於捷不惰於悠則假道義理之林有日矣不然腴與淡戰於口悠與捷戰於心吾恐榮華之勝而

根柢之負也文詞之詸而義理之荒也名爵之嚮而聖賢之偭也向聖賢而偭名爵苟不止其向必至乎爾也向名爵而偭聖賢雖不止其向亦必至乎否也予將欲入其林顧聞其向知言字養正紹熙五年十二月某日具位某記

友善齋記

太學之士有東吴張堯臣以道者精於文工於詩其為人賢而靜介而能穆予初識之於友人張功父坐間未

知異也一日以道訪予談學問講詩文雷出而水湧且請予賦寒緑軒之詩予怪而問之曰偕寒亙緑此天隨子杞菊賦語也子也方與四方九州之英傑戰得失於賢科之中於寒緑奚取焉以道曰先生之所謂奚取乃堯臣之所以深取也予始驚而異之因為賦之予既謝病退休於居自念平生若許子紛紛然與百工交易者自此遠矣後一年功父不遠二千里遺予書以道亦因之遺予書予發書笑曰野人無以供人之求以道亦豈

有求者乎而其書詞乃曰堯臣嘗愛孟氏之書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堯臣有一齋房名曰友善願先生記其説以迪其衷以就其學予曰善一也今子欲友善則猶二之也蓋有有其善者有友其善者有其善者彼之所謂善士者也友其善者子之所謂友彼之善士者也子謂有其善者善乎友其善者善乎今夫東隣有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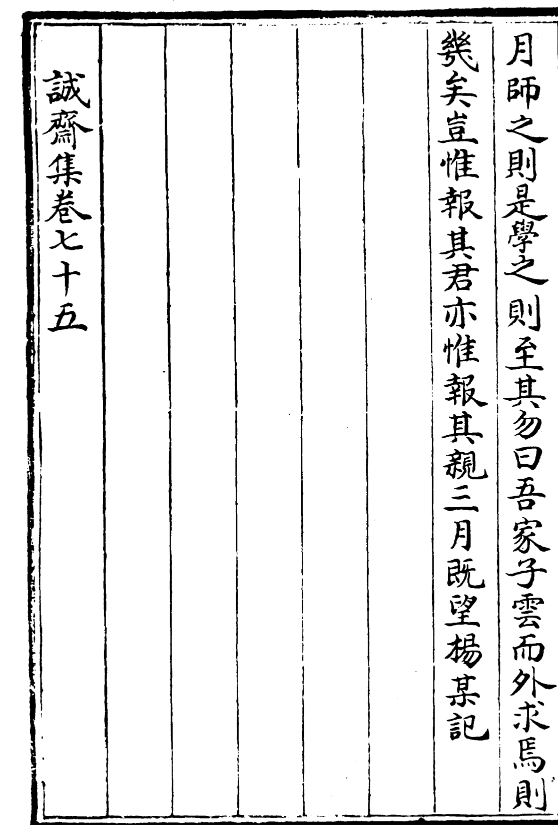
金之璧哉將假而觀之其得觀與否未可必也可必也璧猶彼之璧也而況不可必乎子盍以彼之璧為子之璧則夫所謂善士者友之可也不友之亦可也是則友善之善者也是孟子之所望於子者也

福榮堂記

紹熙五年隆慈備福皇太后聖壽八十乃春王三月皇帝鳴和鑾備法駕留爽夙興星陳天行朝於慈福宮奉觴上千萬歲壽是日壽皇拜前皇帝拜後嘉王又拜後

四世重慶三宮驩洽怡怡愉愉如也縟禮告竣慈顔有喜皇帝若曰有昊博臨克篤宋祐我王母受玆介福施邦家予一人敢專饗之其錫類介賚以及人老惟臣若士若民父母高年者賜爵有差於是太學生員吉州泰和縣進士臣胡篯父臣諮封廸功郎致仕母歐陽氏孺人贊書寵嘉命服淵曜邑里交賀族親相艷乃扁其中堂命曰福榮以侈君賜葢取諸贊書語也維吉之胡其先肇自王季避地實來其别有三若資政殿學士忠簡

公是為值夏胡其祖伯也若諱衍策慶歷六年第仕至
朝奉大夫者是謂太和南城之胡其祖仲也若箋之父
子是謂黄漕之胡其祖季也伏而未騫汨而未昭其昭
其騫不在箋乎惟諮里居有賢稱嗜義若渴而箋也允
迪其教用勵其業將以樹其家而光其宗與九州四海
之豪英角其能於上庠而屢書於月成焉繄皇上錫類
之恩配於丕天昌云報稱將欲報稱不在移所以孝親
者以忠於君乎君家資政忠簡大忠高節動天地貫日



月師之則是學之則至其勿曰吾家子雲而外求焉則幾矣豈惟報其君亦惟報其親三月既望楊某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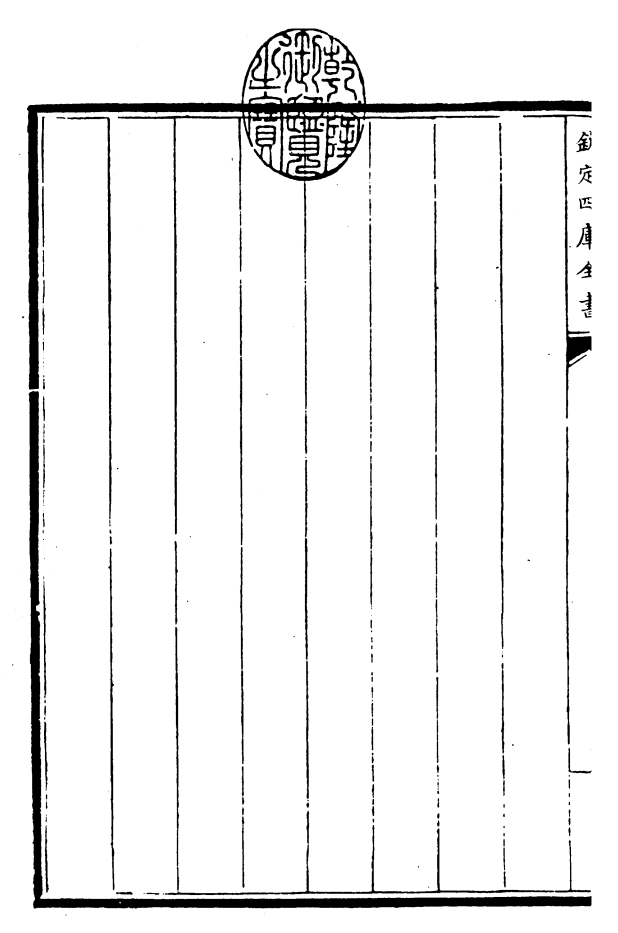
誠齋集卷七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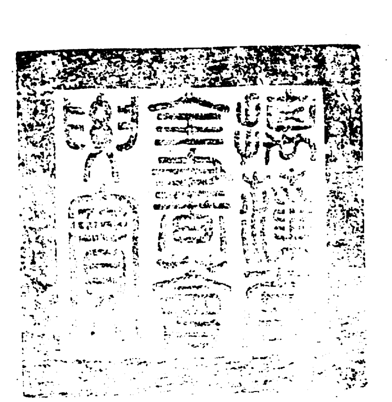
謹案卷七十三第三頁後二行怡齋記原本怡譌悟今改下同

卷七十四第八頁前二行先生諱廷直原本廷譌建據別本改

第十五頁前二行至於侍府庚營溝壘原本侍譌待又脫營字據別本改增

卷七十五第二頁前五行爰廓兩廡原本廡譌撫據別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墉
謄録監生臣章浴曾